

世 界 文 学 著 名 百 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第二十二条军规(下)



远 方 出 版 社

One Hundred  
Chinese Works

# World Literature

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2005年11月



世界文学 2005年第3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下)

〔美〕约瑟夫·海勒 著  
常 艳 译

## 第二十四章 迈洛

在十二个月当中，迈洛最喜欢四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间盛开，葡萄也在藤上结熟了。人们的心跳加快，连胃口也会重新好起来。四月间，美丽的蝴蝶花与光泽满羽的鹁鸽交相辉映。四月是春天，迈洛·明德宾德到了春天很自然地想起柑橘来。

“那是柑橘吗？”

“是呀，长官。”

“我的士兵都喜欢吃柑橘，”指挥驻在撒丁的四个 B—26 型飞机中队的上校承认说。

“他们要吃柑橘，想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能从伙食帐里拨出钱来去买就成。”迈洛向他保证说。

“卡萨巴甜瓜呢？”

“在大马士革简直无法再便宜了。”

“我最爱吃卡萨巴甜瓜。这东西我一向最爱吃。”

“每个中队只要借给我一架飞机，只要一架，不要多，那么，只要你能把钱准备好，你要吃多少卡萨巴甜瓜，就供应你多少。”

“我们通过联营机构去购买吗？”

“大家都在联营机构里有股份。”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简直太奇怪了！你是如何办到的呢？”

“大批购买，就会达到很不一般的购买力。譬如说，炸牛排沾上面包屑。”

“我并不特别喜欢吃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这位驻在科西嘉北部的 B—25 型机群指挥官怀疑地嘟囔说。

“沾上面包屑的炸牛排营养非常丰富，”迈洛坦诚地告诉他，“它里面有蛋黄和面包屑。羊排骨也是一样。”

“喔，羊排骨，”B—25 型机群的指挥官回答，“羊排是好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

“最上等的，”迈洛说，“黑市供应的最上等的。”

“小羊排吗？”

“是用你从没见过的最漂亮的粉红小纸袋包装的。小羊排在葡萄牙卖得并不贵。”

“我没有权力派架飞机去葡萄牙。”

“我能，只要你能借给我飞机，还派给我一个驾驶员。你一定要记住——你可以找德里德尔将军。”

“德里德尔将军会再到我们食堂来吃饭吗？”

“只要你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最好的新鲜鸡蛋给他做午餐，他会吃得象头猪似的。还有柑橘、卡萨巴甜瓜、蜜瓜、多佛尔海峡的箬鳎鱼片以及烤鳕鱼、乌蛤和贻贝。”

“每人都有份吗？”

迈洛说：“那是最好的一份。”

这位不肯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也不喜欢迈洛。

“北边有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老是找我的麻烦，”迈洛后来向德里德尔将军抱怨说。“经常一个人就会把全体都毁了，如果这样下去你就再也吃不到用我的纯黄油煎的新鲜鸡蛋啦。”

于是德里德尔将军把这个不合作的战斗机指挥官调到所罗门群岛去挖墓，用一位患粘液囊炎的老年上校来替代他。这位上校特别喜欢吃荔枝。他还介绍迈洛结识了林陆上一位指挥B-17型机群的将军，他特别喜欢吃波兰香肠。

“用花生在克拉科夫就可以换到波兰香肠，”迈洛告诉他。

“啊，波兰香肠，”将军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感叹地说。“你知道，要是能搞到一大截波兰香肠，我愿意和他交换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什么东西也不用拿出来。只要每个食堂拨给我一架飞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和一个听话的驾驶员就行了。另外，在第一次订货时，必须预付一部分现款作为保证金。”

“可是克拉科夫远在敌后几百英里，你怎么把香肠搞到手呢？”

“日内瓦有一个波兰香肠的国际交易所。我只要派飞机把花生运到瑞士，就可以照市场上的公开价格交换到波兰香肠了。花生被他们运往克拉科夫，波兰香肠被我运到这儿来给你。你要多少波兰香肠，联营机构就可以给你运来多少。另外还有柑橘，不过是用人工染了点颜色。还有马耳他的鸡蛋，西西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向联营机构买东西，等于付钱给自己，因为你也是一个股东，所以你实际上是不花一文钱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到了。这不是挺有意义吗？”

“你真是天才，这样的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叫迈洛·明德宾德。我二十七岁啦。”

从各处飞回迈洛·明德宾德的飞机来，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在卡思卡特上校的机场上降落，驾驶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些十分听话的人。这些飞机的机身上都涂着各个飞行中队的队徽，颜色鲜艳。队徽象征着各种值得称颂的理想，如勇敢、力量、正义、真理、自由、博爱、荣誉和爱国精神等等。迈洛的机械师总马上用乳白色的双层油漆把这些队徽涂掉，然后印上刻好的深紫色的标志：“迈—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迈—明”代表迈洛和明德宾德。迈洛坦诚地透露，加上连字号，是为了避免给人一个印象：这个联营机构的独资老板是他。拨给迈洛使用的飞机从意大利、北非、英国的机场和利比里亚、阿森松岛、开罗、卡拉奇等地的航空运输指挥站飞来。他们把一部分驱逐机换成了运输机，另一部分则留着应付紧急托运和递送零星包裹的任务。他还把卡车和坦克从地面部队那里弄来，作为短程运输工具。每个大队的官兵都有一份股份，个个发福，两片闪着油光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嘴唇中衔着牙签，来来往往，听命调遣。迈洛亲自经营那些正在日益扩大的业务。他那操劳过度的脸庞上刻了一条条再也无法消失的水獭毛色的皱纹，形成了一副严肃而疑虑的憔悴面容。大家除了尤索林外，都认为迈洛是一个笨蛋，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告奋勇去当食堂管理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干得那么认真。虽然迈洛也被尤索林认为是个笨蛋，但同时他也不知道迈洛是个天才。

迈洛有一回飞往英国去采购一批土耳其芝麻糖，四架满载着甘薯、甘蓝、芥菜和黑斑豌豆等蔬菜的德国轰炸机，被从马达加斯加飞回的途中带回。一走下飞机迈洛就发现机场上有一小队武装宪兵在等候关押德国驾驶员，并把他们的轰炸机没收。这一下可把迈洛弄得目瞪口呆。“没收！”迈洛听到这两个字，简直就象中了邪，他怒气冲天，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卡思卡特上校、科恩中校和那个脸上有疤、手执冲锋枪带领宪兵的上尉这三张明知自己没有理由的脸痛骂起来。

“这里是俄国吗？”迈洛高声地斥责他们。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大叫着“没收？”“请问从什么时候起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的！真可耻！你们这伙人居然想出这样的一个主意，真可耻！”

“但是，迈洛，”丹比少校有点胆怯地打断他说：“咱们毕竟是在跟德国打仗，这全是德国飞机。”

“根本就不是！”迈洛愤怒地反驳。“这几架飞机是联营机构拥有的。咱们官兵人人都有了一份股份。没收！你们怎么能把自己的财产没收呢？真是的，没收！我有生以来还从没听说过这么低级下流的事情呢。”

迈洛说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等他们再一看到时，迈洛的机械师已经当着他们用双层白漆覆盖掉这些德国飞机机翼、机尾和机身上原来的卍字徽，还用模板印上了“迈——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的字样。这样一来联营机构就被迈洛变成国际性的卡特尔

## 第二十二章军规

了。

迈洛的联营机构拥有的巨大空中船队满天飞行，不间断地来往于挪威、丹麦、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芬兰、波兰以及欧洲各地之间，只是不去俄国，因为迈洛不愿意跟俄国做生意。当乐意参加的人都参加了迈洛的水果土产联合公司之后，迈洛又开办了一家附属企业，“迈——明糕点联合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是他自己，并更多的资金和飞机从伙食经费中调拨了来经营糕点生意。他经营的糕点有英伦三岛的圆饼和松饼，有哥本哈根的梅干和丹麦乳酪，还有巴黎、兰斯和格勒诺布尔的乳酪饼、奶油卷、奶油千层饼、花色小蛋糕，柏林的水果蛋糕、裸麦面包、姜汁面包，维也纳的杏仁果酱饼、巧克力饼，匈牙利的有馅卷饼和安卡拉的果仁蛋糕。迈洛每天早上派遣飞机飞往欧洲和北非各地。飞机上拖着红色的长条广告牌，用特大的方体字宣传每天的特色商品，圆腿肉七角九分喽，鳕鱼二角一分。迈洛有赚钱的门道，还把广告牌出租给佩特牛奶公司、盖恩斯狗食公司和诺克泽默公司，一笔额外的现金收入增加进联合公司，同时，他经常酌留部分空中广告地位，免费让佩克姆将军使用它进行社会教育。例如：“要讲究整洁”，“忙乱出大错”，“共同祈祷的家庭共聚在一起”等等。迈洛还出钱在柏林的阿克西斯·萨利和豪·豪爵士每天的广播节目前插入广告，对他的公司进行宣传，因他在各条战线上的生意都越来越旺。

在世界各地自由飞行的迈洛飞机，早已被人们所熟悉。迈洛后来有一天，跟美军当局订立了合同，把德军在奥尔维耶托防守的一座公路桥梁轰炸掉；他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了合同，用高射炮火打击他自己的进攻，保卫奥尔维耶托的那座公路桥梁。他轰炸桥梁，美军必须把轰炸费用付给他，附加百分之六的小费；他保卫桥梁，德军也必须把防卫费用付给他，附加百分之六的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费。另外约定，每击落一架美军飞机，德军就再迈洛他一千元奖金。迈洛认为，由于两国的军队都是社会性的团体，私人企业在这样的交易中能够获得额外赢利。合同一经签订，不论轰炸公路桥梁还是保卫公路桥梁，迈洛的联营机构似乎不用出动一兵一卒。也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因为办这件事德美两国政府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何况它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力量投入进去。结果，迈洛只在两张合同上签两回字，就得到了巨额报酬。

对双方来讲迈洛这个办法很公平。一方面，由于迈洛的飞机可以飞往各地，因此他的飞机就可以潜入德军阵地偷袭而不致惊动德国高射炮手。另一方面，由于迈洛知道美军将要进行的袭击，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向德军发出警告，好让他们的高射炮手就地待命，一俟美军飞机进入射程就马上开火。除了尤索林帐篷里的那个死人外，联营机构的每个成员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在到达战场的当天一飞到目标上空，德军高射炮火就击毙了他。

为此尤索林十分愤怒，向迈洛兴师问罪。“不是我杀死他的！”迈洛激动地回答。“告诉你，我出事的那天根本就不在场。你认为，我们的飞机飞去轰炸的时候，德军的高射炮是我开的吗？”

“但是整个事情是由你一手策划的，是不是呢？”尤索林在那条湮没在黑暗中的小路上也大声向他喊叫。那条小路从汽车调度场一些静静停着的车辆旁边向露天电影场通去。

“我可什么也没有策划过，”迈洛恼怒地回答，同时使劲抽搐着鼻子喘气，激动得连鼻梁都发育了。“不管是不是与我有关，反正桥梁是德国人把守着的，我们要去炸掉它。我不过是看到这次任务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就趁机赚了一笔。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迈洛，在那次任务中打死了一个住在我帐篷里连行李都没有打开的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但是，他并不是我杀死的啊。”

“你不是为这件事得到了一千元的额外报酬吗？”

“可是，他并不是我杀死的。我告诉你，那天我甚至都没在场。我去巴塞罗那买皮剔骨的沙丁鱼和橄榄油去了。我可以拿购货单向你证明。我也没有得到那一千元，它是归联营机构的，大家都有一份，你也包括在内。”迈洛真心诚意地要求尤索林同意他的看法。“你看，尤索林，不管那个讨厌的温特格林说些什么，这场战争可不是我发动的。我只不过想办法利用战争做点买卖。这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你知道，用一架中型轰炸机连同机组人员换一千元，这笔生意还是挺划算的。要是我能把德国人说服每击落一架美机就付给我一千元，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问题是：你做交易的对象是敌人。你难道不清楚我们是在打仗吗？人们正在死去。苍天在上，你要看看四下里的情况！”

迈洛无精打采地自我控制着，摇摇头说：“可是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德国人。嗜，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不错，咱们是在同他们作战。但是，德国人也是我们联营机构里名望很好的股东。他们是股东，他们的权利我有责任保护。也许，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发动的。也许，他们杀了成百万的人，可是他们付起钱来却比我所知道的我们的一些盟国更加痛快。我必须严格遵守我跟德国人订立的合同，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难道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来看看这问题吗？”

尤索林厉声驳斥说：“不能。”

迈洛被这样驳斥，毫不掩饰内心的不高兴。那是一个闷热的月夜，蚊蚋成群，飞蛾扑面。迈洛把手臂举起，指向露天电影场。这时候一道充满了灰尘的白光从放映机直射出。在黑暗中构成圆锥形的光圈，观众的身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荧光。他们斜躺在椅子上，一副想要睡去的样子，大家都抬脸注视着银幕。迈洛眼含热泪，露出了诚实的神色，他脸上显得质朴而清白，避蚊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汗珠混合在一起，放射出微弱的光芒。

“你看这些人，”他嚷着说，激动得哽咽起来。“他们大伙儿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胞，我的战友。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伙伴。你认为我会毫无理由地伤害他们吗？难道我的心还不够沉重吗？你看，我在埃及买的大批棉花现在全堆积在码头上，难道你没看出这件事给我带来多大苦恼吗？”迈洛断断续续地说，他象快要淹死的人那样一把抓住尤索林的衣服。他的眼睛象褐色毛虫似的明显地眨动着。“尤索林，我买下了那么多棉花，现在可怎么办呢？你让我买下那么多棉花，你一定要负责任。”

堆积在埃及码头的棉花象小山，却没有人要买。迈洛做梦也没有想到尼罗河流域的土地会这么肥沃，也没想到他买下的这些棉花竟会积压下来。他的联营机构的各个食堂全帮不了忙。相反，食堂的成员还纷纷起来造反，坚决反对迈洛要按人头强加给每个成员一份埃及棉花的建议。在这场危机中，就连他的忠实可靠的德国朋友也不能再帮他了，他们宁愿使用代用品。迈洛的食堂甚至不肯容他把棉花堆在那里，因此迈洛不得不把棉花存放在仓库里，费用浩大，使迈洛的现钞存款快用完了，把迈洛从那次奥尔维耶托战役中赚下的钱消耗光了。迈洛开始向家里写信要钱，这些钱是他在生意好的时候寄回去的，但很快这笔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可是每天迈洛订购的棉花仍旧源源不断运到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上。迈洛好不容易在国际市场上把一部分棉花亏本脱手。精明的埃及掮客们在地中海东部各地统统吃进这些抛售出去的棉花，然后又按原价卖给迈洛，这一来，使迈洛真的陷入了恶性循环。

“迈一明水果土产联合公司”面临破产。迈洛时时刻刻都在咒骂自己不该贪得无厌，愚蠢之极，抢购下了埃及的全部棉花，可是合同就是合同，是必须履行的。一天晚上，吃了一顿丰盛晚餐之后，迈洛的全部轰炸机和战斗机一齐起飞，于空中编队

## 第二十二条军规

后，轰炸了美军自己飞行大队的驻地，因为他和德国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这次是规定要把他自己的全套装备炸毁。迈洛的飞机分几路协同一致袭击，轰炸了美军机场上的汽油库、弹药库、修理棚以及棒棒糖形停机坪上的 B—25 型轰炸机，只有起落跑道和各个食堂才幸免于难。这是因为完成轰炸任务之后他们可以在那条跑道上着陆，然后在休息之前可以吃一顿食堂里的热快餐。他们轰炸的时候，飞机上的着陆灯全部亮着，因为地面上根本没有人开火还击。他们把四个中队，军官俱乐部和大队部办公楼炸毁了。官兵们逃出帐篷，惊慌失措，晕头转向。一会儿工夫，地上到处都是哀号呼救的伤员。一串杀伤炸弹爆炸在军官俱乐部的院子里，那座木房子的墙壁上弹痕累累，站在餐柜旁的军官们被弹片打穿了腹背，痛苦万状地弯下腰来，终于倒到了地上。别的军官们魂飞魄散地朝两个出口处逃窜，但他们又不敢出去，于是都在那里拥挤着，构成了一道密密层层、鬼哭狼嚎的人肉堤坝。

卡思卡特上校费力地从慌乱的人丛中挣扎着爬出来独个儿跑到了门外。他抬头一看，不禁惊慌失措。迈着的飞机容地掠过盛开花朵的树梢飘过来，炸弹舱门敞开着，机翼下垂，象鼓起的眼晴似的巨型的着陆灯发出可怕的闪耀的光芒。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吓人的场面，禁不住惊恐地喘了一口气，急忙一个箭步窜进了他的吉普车，几乎要哭泣起来。他油门一踩，把汽车发动起来，尽快地驾驶着摇摇晃晃的车子朝机场疾驶而去，那双松软无力、没有一点血色的大手使劲把方向盘攥住，有时还拚命地乱按喇叭。有一次，为了躲避开路边一群只穿衬衣衬裤、低下头、面如土色，用瘦胳膊当小盾牌抱着头往山里狂奔的人，他一个急转弯，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差点送掉自己的性命。公路两边，红色、黄色、橙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营房和树木也都着了火。迈洛的飞机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耀眼的白色着陆灯闪亮着，炸弹舱门敞开着。吉普车开到机场指挥塔的门口时，卡思卡特上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急刹车差点把车子弄翻。车子还在危险地滑动，他就跳了下去，飞快地冲上台阶，塔里有三个人正在那里忙着摆弄仪器和操纵装置。他猛地冲上去，把其中的一个人推走，伸手就去夺镀镍的麦克风。他两眼象发疯似的闪闪发光，肥胖的面孔由于紧张而扭曲了。他使劲把麦克风抓住，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狂叫：“迈洛，你这个杂种，你疯了吗？你究竟在干些什么？给我快滚下来！滚下来！”

“别叫了行不行？”迈洛就在他的身旁站着，手里也拿着一个麦克风。“我就在这儿。”迈洛责备地看了他一眼，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太好了！弟兄们，你们干得非常漂亮，”他对着麦克风用赞赏的口气大声说。“可是我看见还没有炸掉一个供应棚，那可不行。珀维斯，我已经跟你说过，千万别干这么没水准的事。现在你立刻到那里去把它搞掉。不过这一回要干得从容些——别急躁。急躁是没有用的，珀维斯。急躁是没有用的。我早已对你说过这点，这可能是第一百次我对你这么说了。急躁是没有用的。”

不久，头顶上的扩音喇叭嘎嘎响了起来：“迈洛，我是阿尔文·布朗，我已经扔完了炸弹。现在要我干什么呢？”

迈洛说：“扫射。”

阿尔文·布朗惊奇地说：“扫射？”

“这是合同里规定的，”迈洛以迫于无奈的语气告诉他。“不干不行。”

“好吧，”布朗勉强答应说。“如果这样，我就扫射。”

迈洛这次太过分了。轰炸自己的官兵和飞机，甚至连最冷漠无情的旁观者都感到无法忍受。看来，他快完蛋了。政府高级官员都赶来调查，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攻击迈洛。国会议员们怒气冲天，纷纷谴责迈洛的罪行，并要求惩办他。有孩子在军队服役的妇女们组织了斗争团体，对迈洛进行严厉地批判。无人出来为

## 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辩护。他惹恼了各地品行端正的人，迈洛成了众矢之的。最后他不得不公布他的计算单及其所获的巨额利润。这笔钱他可以用来向政府赔偿他所毁坏的全部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有剩余。多余的钱使他可以继续做埃及棉花生意。当然，这笔钱是大家共享的。然而，整笔交易中最可笑的部分是，他根本不用赔偿政府一分钱。

“政府在‘民主政治’一字的含义里就是人民，”迈洛解释说。“我们是人民，对不对？因此，我们完全正当地就地占有这笔钱。坦白地说，我希望看到政府完全从战争里摆脱出来，把整个战场留给私人企业。如果我们把欠政府的债务全部偿还给政府，那就只会增加政府进行垄断，阻止其他的个人轰炸他们自己的人员和飞机。这样，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迈洛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因而立即获得了大家的同意，只有几个象丹尼卡医生那样不懂世情的人例外。丹尼卡医生脸板着，窝了一肚子火，不露声色地批评他们，说这是不道德的。迈洛后来为了平息他的怒火，就以联营机构的名义把一张花园用的铅架轻便折叠椅子赠送给他。这样，每当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踏进丹尼卡医生的帐篷时，他马上把椅子折叠起来，拿到帐篷外面；等怀特·哈尔福德一走，他又可以将椅子拿进帐篷里去。在迈洛进行轰炸时，简直把丹尼卡医生气疯了。他不躲避轰炸，而是在阵地上尽自己医生的职责，在弹片乱飞，机关枪扫射，燃烧弹齐鸣当中，他趴在地上，象只灵活的蜥蜴似的在伤员中爬来爬去，手拿止血带、吗啡针、石膏夹板以及磺胺等等为伤员止血。他神色忧郁，默默无言，不得已时才说一句话，从每个伤员血迹斑斑的伤痕里看出他自己死亡的恐怖情景。他不知疲倦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个不停，第二天便得了感冒，于是不乐意地匆忙跑到医务室去找格斯和韦斯给他量体温，顺便把蒸馏器和芥末硬膏取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丹尼卡医生那天晚上为伤员治疗时听着他们的呻吟，感到非常悲痛，黯然神伤，愤怒的火焰不知如何发泄。在轰炸阿维尼翁的那天，在机场上他也是这样子。尤索林当时从轰炸机的舷梯上向下走了几步，一丝不挂，惊骇万状，赤裸的脚后跟、脚趾头、膝盖和手臂，斯诺登的鲜血沾满了全身。他说不出话，直管用手指着机舱里僵卧着的、马上就要死去的通讯员兼射手斯诺登。在他身旁，一个更年轻的机尾射击手躺在那里，每次这个人看到奄奄一息的斯诺登，就马上昏过去。

斯诺登被人们向从机舱里抬下来，搁在担架上，送上了救护车。这时丹尼卡医生轻轻地为尤索林披上一条毯子，然后把他带上吉普车。他们在麦克沃特的帮助下三人乘车悄无声息来到了中队医务室。丹尼卡和麦克沃特把尤索林扶了进去，让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冰冷的药棉花球把斯诺登溅在他身上的血迹全部擦洗干净。丹尼卡医生给了尤索林一片药，给他打了一针，让他睡了十二小时。等尤索林醒后去看丹尼卡医生时，医生又让他吃药打针，让他又睡了十二小时。当尤索林再一醒来去看医生时，医生再一次让他打针吃药。

“我到底要吃多少药片，打多少针？”尤索林问他。

“除非你感觉好些，否则你就要吃药打针。”

“现在我就觉得很好。”

丹尼卡医生感到十分惊讶，晒黑了的憔悴的额头上露出了皱纹。“那么，为什么你不穿上衣服呢？为什么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

“因为我再也不愿穿上制服。”

听尤索林这样解释后，丹尼卡医生就把注射针筒放在一边。“你真的觉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然而你给我打了那么多针，吃了那么多药，叫我感觉有些呆板。”

## 第二十二条军规

那天尤索林就这样赤身露体地走来走去，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还是这个样子。迈洛到处寻找他，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军人墓地后的一棵树上找到他。斯诺登的遗体即将安葬在这个墓地里。迈洛穿着一身平常办公的装束——草绿色的军裤，整洁的草绿色衬衫和领带，一道闪闪发光的银色中尉领章配带在身上，硬皮帽檐的军帽戴在头上。

迈洛在树下抬起头来责怪地向尤索林叫喊：“我到处找你！”

尤索林回答：“你应该到这棵树下来找我，我在这里呆了一上午。”

“下来，尝尝这个，看看味道怎么样。这事很重要。”

尤索林摇了摇头，仍旧赤身露体地用两手紧抓住上面的树枝，使自己平稳地坐在最低的树杈上。他一下不肯动弹。迈洛没有办法，只得不高兴地伸出手去抱着树身，开始爬树。他吃力地笨手笨脚向上爬，累得气喘吁吁。等他再攀高一点，可以把一条腿跨过横枝，停下来吸一口气时，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磨蹭得不成样子。他歪戴着军帽，差点就要落下。等帽子刚往下滑时，他慌忙一把接住。豆粒大的汗珠在他胡须周围象透明的珍珠似的闪烁着光芒，而眼睛下面的汗珠则象不透明的水泡那样鼓了出来。尤索林冷眼看着他。迈洛小心翼翼地把身子转过来，这样能跟尤索林面对面。他把一块棕色的又圆又软的东西上的一层薄纸剥开，然而向尤索林递去。

“请你尝尝，告诉我味道怎么样。我想供应大伙吃这个东西。”

尤索林问，“这是什么玩意儿？”一面咬了一大口。

“巧克力棉花糖。”

尤索林一阵呕吐，把一大口巧克力棉花糖正好吐到了迈洛的脸上。“喂，快拿走它！”他气冲冲地说。“我的基督！你疯了吗？还没有去掉该死的棉花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试着尝尝，”迈洛恳求说。“它不致于那么坏吧。真的会那么不好吃吗？”

“简直糟糕透了。”

“可是我一定要让食堂供应大伙吃这东西。”

“谁都咽不下去这种玩意儿。”

“他们非得咽下去不可，”迈洛蛮横而厉声地命令说。他把一只手松开，用一个手指神气活现地在空中一挥，险些儿摔下去，把脖子跌折了。

“再挪过来一点，”尤索林邀请他说。“这样就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能看见所有的东西。”

迈洛双手紧紧抓着上面的树枝，提心吊胆地一点一点往旁边挪动。他面孔紧张地绷起了。等他到达尤索林身旁安然坐定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亲切地摸摸那棵树。“这棵树多么好啊，”他以所有者的感激口气赞赏地说。

尤索林回答，“这是生命之树，”一边摆动着他的脚趾。“也是识别善恶之树。”

迈洛凑近树皮和树枝认真地瞧了瞧。“不，不是，”他回答说，“这是栗子树。我应该认识。栗子我也卖过。”

“随便你怎么说吧。”

他们俩默默无语地在树上坐了几秒钟，两腿垂下来，摇晃着，两手几乎伸得笔直，攀着上面的横枝。一个除了穿着一双皱底凉鞋外全身赤裸，另一个却穿着全套草绿色的粗呢军装，连领带也打得很齐整。迈洛有些犹豫地用眼瞟了瞟尤索林，不知到底要怎么开口。

“有件事我想问你，”他终于开口说。“你一丝不挂，我不想来干涉你。但是我知道，你不穿制服的原因。”

“就是不想穿嘛。”

迈洛的头象麻雀啄食那样不停地点着。“我清楚，我清楚，”